

## 水銀燈下 陳麗雲(下)

卓：我們很高興能夠請到陳麗雲繼續分享她的散文。——麗雲姐妳好！

陳：妳好。

卓：我們昨天講了很多妳小時的經歷，包括妳入行的經歷，包括妳小時沒機會讀書，靠自己自學認識文字。這個改變，相信亦影響妳寫作的生涯。我看妳的文章文采很別具一格。妳的用字方式，既非古文又不是時下文人寫的文字。到底妳寫的是甚麼樣的文字？

陳：我也不知道。

卓：我同事看了，說帶有點粵曲風味的字眼。可以這麼說嗎？

陳：粵曲裡甚麼字也會有的，並非某些字特別屬於粵曲。

卓：那種感覺、那種文化嘛。

陳：我根本連自己寫了也不知道到底是甚麼。寫的時候只是心裡想著要這樣寫，表達一些意思出來。至於別人看了之後有甚麼印象，我實在真的不知道。……

卓：我看到妳的文章有的很簡短，亦有些很長。

陳：但是，可以講，每一篇都是發自我良心的，是對生活、對周邊的人與物有所感觸而寫的。不會有一篇有刻意偽造的感覺。所以有些人看後會說「比較真」。因為用上了真的感情真的感覺。

卓：那時是不是每日都發表？

陳：當然不是了。一個星期一次。我哪有這麼多的空閒日日交稿？總是他們追稿，追呀追呀的，追得緊了我就交一篇過去。其實我不單只自己寫，也曾經做代筆人，替某位人士在三本雜誌上寫專欄，至於那是誰就不提了。

卓：可不可以在當中介紹一兩篇比較喜歡的文章呢？這本書叫《陳麗雲文集》

陳：這本書的出版有個原因。為甚麼有這本書呢？有一次我替中文大學拍一些教材，他們知道我會寫稿，就要求我為他們寫點東西。於是我把一些舊作找來影印了，讓某家出版公司為我繕好文稿，就交給他們。這本書就是這樣出來的。

卓：不如就說說這篇吧。這故事很好，我認為很正面。它教導如何與人相處，如何積極面對人生。談談這個好嗎？

陳：好呀。那時有間學校，叫明愛夜校，要攬周年紀念活動。因為我寫過很多歌劇，就找我幫忙，想我為他們導演一齣歌劇，於是我在自己的作品中選了一齣劇：《毀滅》。內容講述一個吸毒者的故事。參與演出的都是該校的學生。在教導他們時大家熟落了，培養了很好的感情，無所不談。有一次，有個學員，是個很純品的青年，在下課後仍留下來說有事要跟我說。他告訴我，沒有家庭溫暖，媽媽不疼他。我好奇地問「為甚麼這麼嚴重？你媽媽怎樣不疼

你？」。原來他是讀夜學的，晚上學習，日間做電器工人。所以很疲勞。平時回到家裡，她媽媽既沒留餸亦不留飯給他，他覺得很傷心，覺得媽媽一點也不疼他，既不留飯又不留餸給他，他失望得想自殺。

我想想覺得不合理，當時那個年代，現在想起來大概是三十多年前。

卓：在那個年代，是不是青少年都容易有種自殺的念頭？

陳：是呀。我問他為甚麼會有這樣的情況。他說，媽媽只有他一個兒子，父親又只顧住在外面胡混。我就更覺不合理了。因為母親沒有不疼愛兒子的，便何況丈夫在外面包了個二奶，對她而言等如沒有了丈夫，所以更該會把這個兒子當作心肝命蒂，應該更珍惜兒子才對。我就問他：「你整天說媽媽不疼愛你。那麼你又有沒有對媽媽表示過你很疼愛她？」他答說「那可沒有。」那個年代的女人，不像我們現在的女性般甚麼都說出來。她們都不善於表達感情。而這個兒子又從來沒向母親有任何表示，又怎能知道彼此的心意呢？當時是十二月，快要聖誕節了。我就提議他做一個測驗看他媽媽到底疼不疼他。那時我在做化粧品生意，就拿起一瓶潤面霜，用一塊布包起來，叫他回去交給母親當作聖誕禮物，看看她有甚反應。因為他不懂表達自己，所以我還教他講一些表示關心的話：「我見妳皮膚乾燥，妳可以拿去潤潤面。這支潤面霜送給妳過年。」看母親開不開心。

豈料他母親一收到禮物，就四處告訴別人：「我的兒子送聖誕禮物給我呀！我兒子很疼我呀！」開心得不得了。就買了一隻三百五十元的手錶給他。從那時開始，兩母子可以互吐心事了，你疼我我又疼你。

當時戲已經演完了，我跟那個學員沒有再見面。他就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我像黑暗中的明燈，帶他走向正確的道路，很感激我，希望以後對我表示無限的關懷等等。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你不說出來，大家都不會對方心裡怎樣想。一講出來，大家就可以溝通了。於是我回了他一封信，就是這封信了。為甚麼這封信又會拿出來刊登呢？因為當時我寫了信之後，還未寄出，就要回公司開工，在公司餐廳進食時，被電視週刊的老編親身來追稿，一時之間又不能找到時間寫稿，就想到這封信其實不妨發表，就對編輯說這篇內容也頗正面的，不如就把這封信影印了拿去刊登吧。編輯亦同意了，於是就刊登了，刊登時編輯還在雜誌內聲明這封信是作者特別為了年輕人而寫的。估不到發表之後，讓明愛夜校的校長見到了，覺得這篇稿對青年人有很好的啟發，於是就把它「貼堂」，在學校裡貼了三個月。

所以我覺得這篇稿比較有意思。

卓：除了這些對這些青少年有抒發感情，產生正面影響訊息的文章之外，有沒有一些抒發自己內心世界感情的文章可以跟我們分享呢？

陳：可多了……

卓：我就是想訪問妳這些！

陳：講講這個《浮波》吧。這篇《浮波》是怎樣寫出來的呢？因為那時我在做化

粧品生意，曾經到日本拿了一張證書叫「蓋斑化粧」。有些人天生像鍾無艷一樣，一邊臉黑一邊臉正常。……

卓：妳的意思是不是白蝕呢？

陳：那是黑的，不是白蝕。白蝕是白色的嘛。另外有些是紅色的，學名叫「太田氏母斑」，這套化粧術我是由日本學回來的。這個「太田氏母斑」可以被掩蓋得沒有痕疵。我們學的時候，教我們的導師本身就是這樣子的：一邊臉正常一邊臉有痕疵。學校請回來的導師都是這樣的，初次見面時她把自己化得很美，但把粧容卸去後，讓學員發現原來她兩邊臉是不同的。這是很有說服力的示範。學成歸來後，我就在中環租了一間鋪位，專賣那種化粧品，並且指導顧客如何使用。因為必須要有專師指導才用得有效率。

由於看到那些有缺憾的人，我有感於心。那時我很喜歡自製浪漫，經常獨個兒駕車到淺水灣，坐在沙灘旁大石上靜思。我看到那些浮波，無論多大風多大浪把它們蓋住了，它們也總會再次浮現出來。不期然就想到那些有困難的人。他們也可以像浮波一樣，永遠被你壓迫但永遠不低頭。無論受到如何打擊它們總會再浮上來。所以我覺得這個譬喻很有意思。

卓：唔……不如妳讀一兩句比較喜歡的內文。我想讓觀眾(聽眾)看(聽)得清楚點。

陳：妳不如放大一點讓觀眾自己看吧。如果要我讀的話，我情願說說另外一篇我跟 Katty 說過的話。我對她說：「有人說人生如舞台，但我說人生如咖啡。為甚麼呢？因為咖啡是黑色的，帶有點苦澀味。但當妳用一杯奶和一點糖混和之後，它就變得很香濃可口。」我說「快樂就等於咖啡加上了糖，落多或少全由妳自己決定。我願意是妳手上的茶匙，幫妳盛取糖與奶放入咖啡中，最後結尾就是這樣……

卓：——哦，我見到這篇了！

陳：對吧？我覺得這樣說更有意思。而《浮波》中我所說的是「永不低頭」。即使風浪蓋住了浮波，給它們一些時間，它們又會再浮出來。所以即使永遠受挫折，它們也永遠向著它們的方向浮去。

卓：所以就養成了妳的性格，屹立不倒，到頭來終於獲得了一個最佳女配角。

陳：不是一個中三個嗎？

卓：因為都是那一部戲嘛(《天水圍的日與夜》)。是不是因為妳的性格，而造就了妳的成功呢？

陳：我很信服一句話：「性格證明一切」。我有這麼多的經歷，都跟我的性格有關連。如果我不是有這樣的性格，我想我已經不知道變成甚麼東西了。

卓：那麼在拿了這個獎之後，有沒有影響妳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呢？

陳：有。有的。每一個人，當妳經歷了大轉變的時候，一定在心態及對事物的看法都有很大的不同。真的。

卓：唔，我反而覺得妳拿獎之後，見人少了，清閒了。不同了，節奏慢了。

陳：妳真的這樣感覺？

卓：是呀。

陳：不過事實上，剛剛拿了獎的時候，我本來在亞洲電視一直都簽了約的；簽到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卅一號就約滿了。約滿的時候，我心裡想著退休了。應該退休啦，做了四十多年了。誰知在二零零七年的時候，有一天，許鞍華的助理 Sammi 打電話給我，說許鞍華有齣戲想找我幫手，問我願不願意。「哇！許鞍華是我偶像哩！如果有機會跟她學習，當然求之不得啦！」於是他就說先來見見面再說。因為在這之前有許多演員在面見之後都談不攏，令許鞍華要開腔，四處問有沒有人可以演這個角色。結果就有人對她說「為甚麼不找陳麗雲呢？她很棒的。」——這是助理告訴我的。所以她就叫我去試鏡。星期二打電話給我，星期三下午到觀塘她的寫字樓處。到了那裡，助理給我試兩場戲之後，就告訴我：「妳演得很好，星期四就會告訴妳適合不適合了。請等我電話。」我回家後，星期四上午已經接到助理的電話：「我們決定用妳。」他還告訴我，其實試完鏡之後他已經拍著大腿說「這就是我們要找的人了！」但他認為適合而已，還要等導演 pass(通過)才行。結果星期四通知我，叫我星期五去會面，星期一就開鏡了。所以我覺得很奇怪。如果不是因為亞視不跟我續約的話，我是沒有機會接到這部戲的。妳在那裡做過，妳也知道了：妳要請假、要申請外間工作，起碼要經過六個關卡，六個不同部門的高層都要給妳簽名。他們都是很忙的，不會隨時等著為妳簽名，每人拖妳一日都已經過了星期一啦。

卓：是啊，首先要過藝員科，藝員科有個老闆，上面又有兩個老闆……

陳：許鞍華根本不知道香港有個演員叫陳麗雲，未看過我的戲。只靠別人告訴她才叫我去試鏡。試想想，又怎會等妳呢？對不對？妳沒空？那就找另一個了。

卓：因為，為甚麼呢，麗雲姐，因為妳肯不化粧演出。很多人在電視台拍攝時無論如何也要化粧才出鏡的，這些妳和我都知道，不多說了。而妳卻可以因應角色的要求而配合粧容。

我記得妳在拍那部戲的時候曾跟我說過：「Dede，因為這部戲沒甚麼錢，所以我要自己帶衣服去穿……」

陳：哦，不是那部戲沒錢拍，不該這樣說。只是導演要求我試試帶些私伙衣服去給她看看有沒有適合角色穿著的，因為她覺得我能穿回自己生活上的衣服最好。她也說過如果不適用可以再為我另買衣服。

嘿，那些「師奶衫」我有的是，所以就帶去了。豈料她全部都很喜歡，照單全收。結果整個戲都用我的私伙，只有一件阿婆睡衣因為我沒有。所以除了那一場戲外，全部戲的衣服都是穿著我自己的衣服。

卓：那就演得很舒服了，穿的都是自己的衣服。

陳：沒所謂，我沒所謂，真的沒所謂。

卓：拿了獎了，隨後妳覺得有甚麼改變？

陳：我覺得在做夢，不太相信。有一天我跟女兒在卡拉OK正在唱歌，鮑姐來電。「找我有甚麼事嗎？」「喂，今次金像獎妳有份提名！」「別說笑了，我怎會有份提名？」「真的。」她說，「今次開記者招待會說出了提名單，有妳呀！」

我不信。她就說：「說來說去妳也不信，妳明天買份報紙看看。」我就問報紙還未刊登為甚麼她會知道，她就說因為記者打電話通知她。知道自己有份提名已經很滿足了，完全沒想到會得獎的。一心只想到有份參與、有機會踩踩紅地氈已經很開心了。因為很少拍電影，怎會奢望得獎呢？四月十九號頒獎，四月十八號鮑姐就來電問我打算怎樣講。我問「講甚麼？」「上台拿獎難道不講話嗎？」「嘿！我怎會準備拿獎？我是去捧妳場的。」因為人人都認為她是頂頭大熱門的最佳女主角。「妳總要準備一下才是。或者妳真的得獎呢！」「嘿！要做夢還沒這麼早。」

第二天到場，踩過紅地氈入到後台，七個傳媒記者問我：「有沒有信心拿獎？」我答說：「沒有，絕對沒有。」斬釘截鐵！「如果妳認為自己沒機會拿獎，那麼妳看好哪一位？」我說我看好苗可秀，說她應該拿的。為甚麼呢？第一，她是好演員；第二，她資深；第三，我有點情意結，因為我跟她合作過兩齣戲，都演她媽咪。《李清照》和《張保仔》，都是我飾演她媽咪的。我跟她有點感情，其他對手我都不認識。因為一心渴望她會拿獎。當宣佈的時候，「陳麗雲，這名字怎麼這麼熟？——咦！那不是我的名字嗎？」個個都看得出我心裡打了個突。我完全想不到是自己，人人都見到我獸獸地上了台。

卓：我知道鮑姐比妳自己還開心。

陳：我都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一直覺得沒有可能。她們問「妳自己不知道嗎？」我完全不知道的。人人也不知道。投票的結果是由會計師樓點算好之後就密封了，直至頒獎當晚才送到頒獎台的。所以，我就像做夢似的。

卓：這個夢做了一年了。

陳：這之後，變得很忙了，立即瘦了幾磅。因為那晚我坐了三十小時，三場自助餐在等我吃，卻一分鐘也沒時間吃，應付完了一個訪問就緊接著另一個訪問。瘦了幾磅就是我那晚最好的收穫。

但撫心自問，這真是一個很好的經歷。我同意音音姐所講的，這真是很快樂的一種經歷。快樂在何處呢？快樂在明白到，世界上真有奇蹟這回事。我覺得這真是奇蹟。而且，自問良心，四十幾年來的演戲生涯，我真是很用心的。現在得到這個獎，真是一個最好的鼓勵。從此就很安然了。即使現在就此「收工」我都很安樂了。真的！心裡面真是這樣想的。

卓：我明白。

陳：真的，此生無憾了。作為一個演員，得到一致的認同。尤其是得到第三次獎的時候。那次頒獎儀式中有本特刊。在金像獎的時候評審沒有給妳評語的。但是第三次，在西灣河電影資料館舉行的那個「第一優質華語電影大獎」中，所有的評審在特刊裡寫出「為甚麼我投這一票」。看到他們的評語時，……

卓：好開心哦？

陳：好開心。最令我開心的是：「只見角色不見演員」。說我給人一種「非職業性演員」的感覺，讓人見到我的表現，就知道何謂「薑是老的辣」。評審看到

我的表現時，感覺是很好的。原來一個人當得到別人的欣賞時，那種快樂真是無與倫比的。所以上台的時候，妳也看到我眼中閃著淚光。有人問「妳事先不知道的嗎？」「不知道。」「如果不知道，妳有甚麼道理那麼鎮定的？妳應該會大笑大叫才合理。突然間有這樣的……」我就對她說：「小妹妹，妳怎認為我會那麼沒儀態？會又跳又叫……」

卓：可能她的意思是，妳連愕然呀、驚喜呀……

陳：我的驚愕表現就是那樣呆了一呆。

還有件好笑的事。我姊姊及妹妹在家裡看著電視，她一知道我得獎，就打電話給我女兒，在電話裡號啕大哭。我的女兒問「妳是哪位？」平時當然認得她是誰，但那次因為哭得聲音也變了。「我是大姨呀，我……」唉，真好笑。其實別人也在為妳開心。自己開心是因為做了幾十年終於有個成績表出來了，也算OK了，這個最值得安慰。

卓：因為以前我們藝員無論多努力都好，沒人看到背後的努力。所以妳跟音音姐以前的同事都讚好，現在得到認同，都為妳們感到安慰。

陳：好多人都說是「亞視之光」，但亞視沒再找我。

卓：也訪問過妳一次哩。

陳：那次是因為鮑姐而已。根本就是順便叫我跟許鞍華去陪襯罷了。

卓：現在離開了，發展得不錯哩。

陳：沒有甚麼發展。

卓：有呀。例如去了另一個台做了一個特輯。沒想過妳一把年紀還可以跟我們年輕一輩一起做節目嘛。

陳：我從沒說「一把年紀」。有人問我「雲姐，妳今年貴庚？」我都會答「十六歲多一點點，多幾百個月。」我說，「我永遠有十六歲的情懷；情竇初開那種。」那妳就會很開心，因為永遠都青春，只比別人多了幾百個月而已。

卓：這個獎會令妳多了機會接觸其他事物呢？例如做其他性質的節目？

陳：只是一陣熱潮而已。我試一日之間接聽六十個電話。那些傳媒記者也的確神通廣大，連我家裡的秘密電話號碼也查得到。弄得我也好奇地問「妳怎麼知道的？」「當然有渠道了。」

卓：跟著有甚麼計劃嗎？

陳：沒有計劃。我這一世人都是隨遇而安，從來沒主動追求任何事物。所以沒有計劃的。真的，只要開開心心過日子，「放下自在」，不要執著。

卓：跟妳談了大概也有一個小時了。如果要妳給我幾句話給我們這些後輩，妳會說些甚麼呢？

陳：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將任何不好的事情推進諉給別人。因為如果一個人由始至終都沒經歷過困難，那他的生命就會很貧乏。我最開心的是，自己在艱苦中成長。一個在艱苦中成長的人，才知道得到甚麼的可貴。當妳懂得珍惜所得到的時候，妳的生命才會豐盛。不要整天只顧埋怨。

卓：最重要的是：這世界是沒有不勞而獲的事。

陳：對了。最能夠信賴的一句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是絕對正確的。

卓：最能夠做的就是「磨利把刀」，READY(準備好自己)，遇到挫折就「來吧，我劈你！」

陳：不要這樣暴力!

卓：不然的話，就是磨利自己的刀，問題來了可以好好解決。如果妳不是這樣的話，我相信妳就沒有今日的成就。

陳：我可不覺得自己有甚麼成就。不過我覺得最安慰的是，我，可以讀這麼少的書，而不是只能夠做一些勞力的工作——工作毋分貴賤的，我不會覺得哪種是低下的哪種是高尚的。高尚低下只在乎人格而不在於財富地位。因為我自己肯努力，我才可以做到那麼多事情。如果我自己不努力，就只能找洗洗碗、掃掃垃圾等工作去做。因為如果妳完全不識字的話，讀劇本也沒能力了，還能做甚麼呢？雖然我由於遇到傳奇式的機緣，做了編劇呀、演員呀等等，就像奇蹟一樣。但即使奇蹟偶然間出現，也要好好把握才行。奇蹟來了，妳把握不到也是沒有用的。

卓：所以剛才開咪時，妳說如果不是因為好好把握了每一個機會好好利用或者掌握的話，相信會在街上倒垃圾而不是當一個演員了。多謝陳麗雲好好的分享。多謝。

陳：我亦多謝妳。

(訪問結束)